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

四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序

送高生序

高生以敬學科舉業將從師于閩過予請言以相其行生年甫弱冠去鄉里遠家室以求師于千里之外其志可謂勤矣韓子曰業精于勤生既能之矣尚何待予言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于此之外也聖人作經以明道非逞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後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

偈焉而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班馬楊韓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生燕南人也國朝興科目燕南人屢嘗為舉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故用是以為之規也

雙清詩序

雙清軒者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之所營也上人名崇超物外其號也寺在杭州城東四十里其會曰湯鎮軒所儲無他物有水一泓竹一林上人日與之為徒故遂以名其軒也夫天下之清者莫如水有節而貞者莫如竹伯夷以節立行而其清至于聖則物之清又莫竹若也夫人與物情性之相得者各從其類物之所處不同則清者有時而污非其情之本

然也今之人達而用于世則役於事窮則役於衣食無憂者
莫如曾故能遂其情而物之託焉者亦得以全其性也然則
上人雖欲自外於物而物不能外之也有詩一卷上人作而
同聲氣者和之也書而揭于軒者故翰林學士吳興趙公為
之序者括蒼劉基也

郭子明詩集序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讀書好為詩有交於前無不形
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遊佚凡氣有所不平皆
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卧非詩不安應人接物
非詩不能據其中懷至於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

天下有一事一物不入吾詩若已有所歉焉於是北眺燕代
西踰岷峨南浮江湘東覽齊岱困窮迫阨寒暑枯濕舉不足
以搔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為詩也不尚險澀不求
奇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
已獨知之者蓋孔子所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嘆世之人汲
汲以趨祿利有所好樂則決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在皆
是今子明乃違衆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不足以
療飢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我則為之蓋有所
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為高也是固非俗子所能識也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

并詩

有浮屠氏踵門而求見予方以事出不得見明日復來問其鄉則世為括人與予為同州故其心尤惓惓焉將歸求言以贈其行夫浮屠以離世絕俗為教父母兄弟且不得為其親也而獨惓惓於鄉人焉何哉今之人同里巷以居而有不相接者及其遇于他方不啻如見骨肉所適愈遠則其情愈親是乃人心之所同非待乎矯揉勉強為也浮屠氏割慈忍愛以為高宜殊乎人而師獨不然是蓋有見於道者也則其為浮屠也豈果惑於其術之說而為之哉世治不古為民者日困農疲于耕而終歲不飽其食工疲于作而終身不得休息士不諳於時而纍纍無所即追呼徃役之可憐誅求徵歛之

無厭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軀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
若師者其迹於是而心則有所寓乎余既重其敏慧又嘉其
敦鄉人之誼故為之言且繼以詩師名復祖別燈其號也詩
曰

閒居寡塵務遂與嬾惰親扣門報有客喜見同里人相知豈
必素鄉語情自真北風吹大江寒水波龍鱗話別一何速令
我生苦辛故山到何時溪梅照新春親朋或見問為道長清
貧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游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此科者士

弗尚吾獨於碁乎有取蓋碁末伎也而有用兵之道可以通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擊虛投閒抵隙兼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碁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為兵也夫兵君子慎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下為戰國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徒公然以兵為教於是學戰陣者不必寓于物以求之而碁遂為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亦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遠織芥而不喜人為碁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於兵而徒為費時亂日使

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爲之不必授其具於江
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類也故觀水而知
學觀釋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是故無用之伎也旁通
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相生子先兄弟
皆精于基人無與敵焉吾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
用也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環視
如林無或能出一謀發一慮生能基之策乎使不曠日糜粟
以憂農民不亦偉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

其為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九若此者蓋不可一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為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為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徃徃不暇顧而視為文具至考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得賈氏以為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為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為之

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為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吾居杭有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為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于慶遠安撫沙公願築室以為義學招子弟以教而土木樹築之資無所出可若何余聞而嘆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省憲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為予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

子請為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為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遠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慤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發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幹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為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

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為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于今庶其或垂于後予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為序予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子中同志尚能為子中成之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群構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為之所雖直必

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
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
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
史月忽難公獲選為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
滯不決者皆笳鼓之徒為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
夾為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
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歛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
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
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
籍籍予又為大喜至正己丑公為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

與為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
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雞
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烏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
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下和識之物固有遇兮
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為別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桐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予覽而大其志夫志
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惟
海為大求其大而不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錡釜之型不鑄鼎
鼎鑄之實不生松柏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知

學矣今夫海之為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也
曷致哉鯨龍鰕蟹無不有也江河溝瀆無不收也動之不知
其所為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杳冥莫測觀海者知海之
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予既嘉章子之志故為序以
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
海寧瀕海為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囂積有日矣自我知
州張侯來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疇屢豐旅旅不札庭不宿
訟囚無留獄租賦時集本索不用譁訐之聲化為弦誦大民儒

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不知時節之我徂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為言以餞之予聞而嘆曰美哉張侯今之為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矣哉居于位則畏其威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惟恐其弗亟也間有欲之者非素所暱愛則為卒若吏於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為民也官為父母民為子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為官者猶農夫之善為田也嘉穀以為親稂莠以為讎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乎強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為善士興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